

ZHUANG QIAO THE LORD WITH
THE LAND OF DIAN CHI' S FEMALE

庄蹻·滇池女儿国时光



罗新元 著

云南大学出版社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ZHUANG QIAO THE LORD WITH
THE LAND OF DIAN CHI' S FEMALE

庄蹻·滇池女儿国时光

罗新元 著



云南大学出版社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蹻：滇池女儿国时光 / 罗新元著. —昆明：云南大学出版社，2014
ISBN 978-7-5482-2119-7

I. ①庄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8092号

责任编辑：赵红梅

装帧设计：远帆

庄蹻·滇池女儿国时光

罗新元 著

出版发行：云南大学出版社

印 装：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21.25

字 数：350千

版 次：2014年12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82-2119-7

定 价：39.00元

社 址：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

邮 编：650091

电 话：(0871) 65031071 65033244

网 址：<http://www.ynup.com>

E-mail：market@ynup.com

题 记

滇池五百里
上溯三千年
一个曾经的女儿国
点点渔帆
袅袅青烟

鼙鼓动地
箭雨横飞
铁骑踏破蒿莱
悍楚闯入古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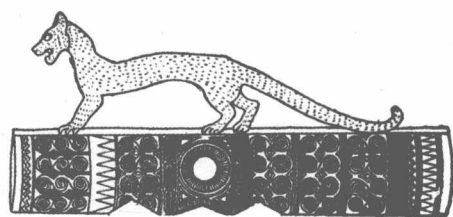
当战斧遇到玫瑰
当蟒蛇遇到雏鹰
当谋略遇到天真
当父系遇到母系
犹如乌云遇到虹霓
那碰撞的火花
就是浸染彩虹的雨滴
洒落仍在梦中的土地

目 录



- 2 第一章 南 征
 黔中郡——西南五千里——荣与辱——莱蒙娅与她的密友——猎头
 ——归路阻断——野性滇女——致命软肋
- 43 第二章 绝 境
 遣神——木鼓声声——谁舞权杖——绝望母猪箐——曼陀罗
- 91 第三章 会 盟
 易服——鸡血藤与孔雀石——日出而歌——意外之音
- 127 第四章 危 难
 解除禁哇——狩猎——反省——血案突发——康哈塔逆转——埋葬隐秘
- 177 第五章 内 患
 哗变——会猎——夜半惊魂——几多无眠
- 221 第六章 呼 唤
 杀俘祭祀——山巅之上——痛与悔
- 255 第七章 奔 放
 爱之节——生育与爱——加徒的滋味
- 293 第八章 轮 回
 幻影——返本还原——卡渥佳——下河滩之战——王滇——尾声
- 333 后 记——话说古滇女儿国

第一章 南 征



黔中郡

风高夜黑，旷野里，一支饥饿的军队列队肃然静候，队伍前，跪着两个被捆绑的士兵，他俩不远处，摆着一口行军锅，是青铜所制，把手处铸有虎首的图案。

楚军大将庄蹻大步走来，他身材魁梧，身上只着盔甲，没戴头盔，被风吹得零乱的长发从头结散落下来，与胡须混缠一起。额头和嘴角边有几道明显的皱纹，目光时而冷峻，时而恍惚若有所思。

一名将官迎了上去：“大将军！”

“这两个人怎么啦？”庄蹻问。

“报告大将军，”将官道，“这口锅里本来还剩下点粥是给你留着的。可士兵赵进、赵强两兄弟吃了自己的一碗还不满足，看见锅里剩着点，扑上来一下子就抢光了。他俩已被抓起来，听候大将军发落。”

“哦，是这样。”庄蹻走到那口行军锅前仔细看了看，抽出剑，伸向锅内刮蹭了几下，将锅边上残留屑汇拢，然后双手抬起大锅，送到口边，将锅举起朝天一仰，抖了几抖，啜吸着，之后索性将头伸进锅舔食着残汁，末了，将锅“咣”地砸在地上，抹了抹嘴说道：“好了，我也吃了。你们俩起来吧，回队伍去。”

“怎么？把他们放了？”将官问。

“放了。”

将官挥了一下手，几个士兵过去解开捆绑了绳子，那赵进、赵强站起来，接过士兵递来的头盔和腰刀，回到了队列。

“全体将士们，”庄蹻举着剑大声道，“我这把剑上有一粒米饭，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粒米，”他舔了一下剑头，“现在，我们一粒米也没有了！我知道，你们都没吃饱，每人一碗野菜粥，顶什么用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要告诉你们，办法有的！你们听好：大家要想活命的话，就只有打败秦军，夺回黔中郡！那座城里，堆积如山的粮食在等着我们！要是我们败了，那全都得死，不是战死也要饿死！你们怎么想我不知道，可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宁愿战死沙场，也不愿成饿死鬼！好，出发！”

黔中郡是楚国西南端一座边城（位于今湖南沅陵县城以西）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。这座城被秦军占据已有半年之久。楚国欲夺回黔中郡，两次派军围攻都

无功而返。这一次，又派大将庄蹻率军来战，几番强攻均被挫败，现在粮草已尽，庄蹻领着将士去拼命了。

人衔枚，马束口，楚军兵分三路，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贴近黔中郡的东门、北门和南门。士兵们将钩绳向城墙上抛去，挂稳后攀援而上。

赵进、赵强抢先跃上东门城墙，守城的秦军士兵一声惊叫，沉寂便打破了，兄弟俩挥舞大刀迎向冲来的秦军，为攀登而上的楚军赢得了宝贵的片刻，很快又跃上十几名勇士，局面立即改观，突破口不断扩大，更多的楚军涌上城墙，秦军且战且退，拼死抵挡，赵进、赵强身上多处负伤，血流如注，却依然冲杀在前，最终倒在城门口，被无数的脚踏过。东城门楼燃起大火，火光就是信号，冲啊！城外鼓声大作，杀声震天，楚军潮水般涌向城门，庄蹻策马奔驰，一阵尖啸，雨一般的箭从城中飞来，身中数箭，战马跌倒在地，庄蹻右脸颊擦到地皮，后面几个士兵赶来搀扶，他甩开士兵，从地上捡起剑，徒步向东城门冲去，里应外合，城门洞开，杀进城池，庄蹻令两将领率部分别直扑北门和南门，前去接应，自己带一部往前直冲，呛人的灰土味、令人作呕的汗臭味、熏得流泪的烟火味、溅到脸上的血浆腥味混杂着急促的喘息声、战马嘶鸣声、铁蹄重击石板声、金属生硬撞击声、狠命使劲儿声、仆仆倒地声、盾牌洞穿声、木头断裂声、青铜刮蹭摩擦声、南腔北调叫骂声、声嘶力竭咆哮声、断气前绝望惨叫声、隆隆滚雷战鼓声，脚下，深一脚，浅一脚，踩到软——那是倒下的人，踩到硬——那是擗地上的刀刃，脚底滑——那是地面有流动的血，一个踉跄，膝盖触地，只要还能站起来，就说明腿没有被砍断，眼前，飘忽不定、若明若暗的火光中，只有一片黑色——那是人、兵器、屋宇、所有物体的轮廓，再点缀些暗红色——那是喷溅的血液，这场景足以使所有人发疯发狂，激发出莫名的仇恨和愤怒，摒除所有怯懦和怜悯，成为冷酷的杀戮动物，前方突现重重甲冑挺矛相向的秦兵魅影，狭路相逢，昏暗拥挤的空间，所有技艺都无从施展，只须抡起兵器，朝着前方没命地乱砍乱戳，两军胶着在一起，拼的是看谁更野蛮，比的是看谁能多坚持一会儿、能多喘一口气，狂风骤起，天空突降大雨，不少火把被浇灭，四下更加昏暗，浑身湿透，分不清是雨是汗还是血，黑暗绞杀无法分出胜负，正当每个人感到快要气绝瘫倒时，却见南北方向火光冲天，隐约可辨是城楼在燃烧，排山倒海的喊杀声从两个方向传来，秦军壁垒开始动摇，继而溃不成军，纷纷从西门逃遁……

次日，庄蹻下令厚葬阵亡将士，在他们坟前供上一碗酒和一大碗米饭。之后，他派信使向二百里外的楚军大本营报捷。

庄蹻穿行于残破的街道，空中弥漫着腐朽与焦糊的气味，靠近城墙的房屋大半损毁，多是为修补城墙提供材料而拆掉的。几辆牛车吱吱嘎嘎地移出城门，后

面跟着几个扛锄的疲乏老汉，朝荒野走去。

他登上西城门，向前方眺望。远近的丘陵小山，在烟雨朦胧中时隐时现，廓影倒映在湖泊中。一抹青黛或浓或淡，水与天溶为一色，四野分外静谧。一群雁鸟落到湖中，溅起一片涟漪。偶尔间，鸬鹚鸣叫声在江河回荡。若午后风起雾散，便可隐约看见五里开外的旌旗，那里是秦军的营地。

秦军的反扑是必定的，只是早晚而已。可以想见，面对秦军的攻击将会是一场异常残酷、艰难的恶战。

三日后，快骑来报，北边开来一支楚军，距此有二十余里！

“莫不是楚王派来援军？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情，”庄蹻思索着。

庄蹻与秦军交战向来都是单打独斗，没有粮饷，没有援军，自生自灭。要不是穿着那身军服，没人知道他们是楚军。这是一支受到朝廷歧视的军队，就因为这只队伍来历不正，源自“草寇”。

二十多年前的庄蹻，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，楚怀王二十八年（前301年），天下大旱，税赋不减，一拨衙役窜进村里，武力强征，抢了所剩不多的食粮，还要拖走村民的耕牛，妻子允氏上去阻拦，被衙役乱棒打死。庄蹻怒不可遏，挥舞扁担乱劈，邻里乡亲一拥而上，把那班官府衙役打趴在地。庄蹻索性起兵造反！不料一呼百应，周边数百里，成千上万穷苦农民投奔而来，不到十日，就聚集了五六万人。庄蹻将他们整编成军，习武操练。不久，朝廷派来大军，欲扑灭暴乱。庄蹻曾跟一位老道学过剑术，却没读过书，没从过军，领兵打仗是头一回，孰料他天份极高，善琢磨，勤思考，竟在山谷设下埋伏，首战就打败官军。接着三战三捷，乘势挥师北上，纵横千里，官军一败再败，望风披靡。庄蹻声名鹊起，威震天下。其后，楚国在与秦国的交战中屡屡败北，楚王内外交困，于是派了一位文官，劝说庄蹻归顺朝廷，停止内斗，共同抗击强秦。并一再说：“楚王十分器重你，愿收编你们为官军，由你继续统领原有部队。”庄蹻觉得在理，同意归顺朝廷，从此成为正式官军，庄蹻被封为大将军，开赴西线，与秦军作战。尽管战功卓著，却总被朝廷歧视。

庄蹻下令，立即紧闭城门，全城警戒。

不久，三日前去大本营报捷的信使回来了，带来了领军统帅蒙某写于竹简上的命令，大意是蒙某奉上柱国（楚国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）之命率十万楚军而来，任务是接替庄蹻驻防黔中郡，现命令庄蹻撤出黔中郡，然后向西面的秦军发动攻击。

嗨，险恶用心！庄蹻部仅二万人，凭这点兵力要去进攻数十万秦军，无疑是以卵击石。

天黑时分，北来的十万楚军已达北城下，点点火光遍布郊野。早有前锋到城门下喊话，命令开门迎接大军到来。城上守军回话，夜黑风高，不辨真假，待明日再说。来军只得在城外安营扎寨。

庄蹻连夜召集部领商议，他讲了当下的情势后说：“显然，顷襄王对我们还是不放心的，欲借秦军之手把我们灭掉。大家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众将领义愤填膺，议论纷纷。

“不能让出黔中郡，坚守在这儿，看他能怎么样？”赵登安将军道。

“可以让出黔中郡，但不往西攻秦，而是另取道绕过鄱阳湖，直扑楚国国都郢城，把顷襄王灭了。”屈卜将军道。

“不如投奔秦军，反戈一击，出出这口恶气！”郑天毅将军道。

“不，不，”庄蹻道，“我们生是楚国人，死是楚国鬼，岂能去投秦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不宜去拼。楚国内部自相残杀，只会让秦军得利，老百姓会把我们看成秦国的帮凶。怎么办？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嘛。”庄蹻道。

“退？退到哪里去？朝廷就不让我们有立足之地、不让我们活嘛。”

“我们往西南方向去。”庄蹻说。

“西南？那边是蛮荒之地，去干吗呢？”

“我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。”庄蹻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。

如何破解楚国危局，庄蹻一直在思考。在他看来，秦国占了上风，楚国处于守势。中原逐鹿，七国混战。在很大程度上，外交的作用超过了军事，胜败首先取决于合纵连横成功与否。而七国之间，朝秦暮楚，摇摆不定，难有稳固联盟，胜算不大，在中原战场只能苦苦缠斗，前途很是渺茫。要想击败秦国，唯有开辟新的战场，实施战略迂回，绕到秦国西南侧，出其不意，占据巴蜀，威胁秦侧后方，打乱秦国战略。

“我们何不就此机会向西南进发呢？一来可避开内江危险，二来可为楚国探寻生机，也算对得起楚国父老乡亲。”庄蹻道。

经庄蹻这么一说，大多数将领都表示赞同。有位将领担心远离家乡，时间长了，将士思乡心切，不利带兵。

“我们迟早要回来的嘛，等有了个好的结果，我们再回来。”庄蹻道。

自古以来，楚国的边界南边最远至黔中郡，对于更远的地方是什么样，人们全然不知。只有从那些马帮商人那里，偶尔风闻到一些消息。关键是要找到一条通往巴蜀的路。庄蹻派人去城内外寻找有无马帮经过，很快，手下人报告找到一个马帮头。庄蹻大喜，立即把马帮头请来喝酒聊天。马帮头姓符名趋，荆州人氏，从二十岁起跑马帮，跑了三十七年，现在五十多岁。他肤色黝黑，头发花

白，面容削瘦，门牙缺了一颗。

酒过三巡，庄蹻道：“老人家，你南来北往，走过的地方多，见过大世面，要向你多请教。”

“哪里哪里……”

“据说沿江而下，西行数百里，就进入崇山峻岭，那里森林覆盖，延绵无尽，野兽出没，人烟稀少。还会遇到土人，甚至有食人族，红发绿毛，怪兽一般。真是这样吗？”庄蹻问。

“哈哈，没那回事，”符趋笑道，“土人是有的，可你只要不惹他，他也不会怎么样的。”符趋笑道。

“如果一直往西南走到底，那是什么地方呢？是天地的尽头吗？”庄蹻问。

“不知道，没去过。”

“那天地有尽头吗？”

“尽头？没想过。”

“那你认为会是怎样呢？”

“你这个人真奇怪，想那些干吗？这不是吃饱了撑着吗？我们是大老粗，只会想着怎样把货物平安运到那里，再把那里的货物平安运到这里来，就这样。”符趋道。

庄蹻之所以问这些问题，纯属出于好奇心——他童时就有的向往：想去探寻世界的尽头。世界究竟有多大？世界的尽头在哪里？他问过不少读书人，可没人能说清。只有一位老先生说，往西南方向走到底，应该比别的方向更近些。世界的边缘是什么样呢？也没人说清。那大地的尽头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呢？是云蒸雾绕的悬崖？还是万丈深渊的地狱？或月明星朗、触手可及的天穹……

他无奈地笑了笑，与符趋又干了一杯，说道：“好了，不瞎扯了，咱们说正事吧，符大哥，我非常想知道，有没有通往巴蜀道路？”

“应该有。”符趋道。

“你没走过吗？”

“我倒没走过，可我在滇国见过蜀地来的货，当地人告诉我，是西北马帮带来的，西北马帮的人操蜀地口音，所以我估计滇国西北方有通蜀之路，到滇国就可以打听到。”

“滇国？什么滇国？”庄蹻问。

“很远的地方，有个湖泊叫滇池，那里有十多个小国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叫滇国。”

“哦，那到滇国路有多远呢？”

“顺利的话，两个多月可以到达。”

如果按日行五十里计算，三个月就有四五百千里之遥。

“老大哥，我要请你为我们当向导，带我们去滇国，找到通往巴蜀的路。”

“要我带路？不，路太远了，我老了，跑不动了。”

“老人家，求你帮帮我们！这三百两黄金你先留着，事成之后还会有重赏，”庄蹻道，“再说，你也不用走路，我会专门安排马匹给你骑行，你要是不愿骑马，那抬轿子驮着你走。”

“不不不，老夫岂敢，岂敢……好吧，那我只好跟你们走一趟了。”符趋道。

次日一早，庄蹻派人送信给在城外驻军统领蒙大将军，告之他们将在三日后撤出城，向西推进。

当晚子夜时分，庄蹻突然下令出发。全军人马悄然从西门出城，走了一段路，改朝西南疾进，消失在山野中。

这一年，是楚顷襄王十九年，公元前279年。

西南五千里

队伍沿山路在林中穿行，后来，路越来越险，粮草辎重无法通行。又改走水路，造竹筏一千五百余艘，沿沅水顺江而下。

水路五日后，进入且兰国地界。楚军在江上行进时，忽遭遇两岸弓箭袭击。两岸草木茂密，只听见弓响不见人。楚军上岸搜索，敌已逃之夭夭。继续前行不远，又遇袭扰。水战本是楚军优势，可遇到这样看不见的敌人，无从开战，一日行不了二十里。于是，庄蹻下令除辎重外全军弃筏上岸，与敌军展开步战，直捣且兰城。结果，沿途只遇到轻微的抵抗，黄昏时分，便进抵且兰城，且兰王提出只要不杀百姓，就愿意投降。庄蹻答应不会屠城，于是，兵不血刃，进入且兰城。国王表示愿意臣属楚国。庄蹻安抚了他一番，让他继续担任国王。

休整了三天后，楚军继续进发。下一个目标是夜郎国。夜郎国是这一带最大之国，周围十数个小国依附于夜郎。他们耕田定居，有城邑。都城临牂（zāng）柯江。

七日后，到达夜郎国。楚军围住城池，擂击军鼓，准备进攻。庄蹻派且兰国的人进去劝降。楚军战鼓动地，呐喊震天，夜郎国王从没见过这般阵势，很快同

意投降。

楚军兵不血刃，再下一城。同样，夜郎国王仍旧做国王，楚军继续西进，滇国是他们的下一站。

往西走了一月有余，他们进入了滇国地界，又改向西南方向行进。

这里与内地有很大的不同。气候暖和得多，天色很蓝，云彩很近；土地不是黑的和黄的，却是红色的。河川如网，森林遍布。到处是大山，鲜见平地，山体伟岸雄奇，夜郎国的山和这些山比起来，简直就像洒落地上的几粒豆子。这里人烟稀少，珍禽奇兽繁多，很多都是没见过的。别看这里景色艳美，可却潜伏惊悚。白天在草地上稍停一会儿，就会有一种软绵绵的虫子爬上人的腿，不声不响不痛不痒地吸食人血。当地人把这种虫叫蚂蝗。夜晚，铺天盖地的蚊子不畏篝火烟熏，一群群扑向人，隔着衣服都能叮人。人要想睡个安稳觉是不可能了。

几天下来，人就被折磨得筋疲力尽。整个队伍的行进速度慢了下来，有时一天走不了二十里。庄蹻最担心的是粮食，如果照这样的行军速度，加之人烟稀少，粮食得不到补充，恐怕路程未走完一半粮就吃光。于是，庄蹻下令，每天必须走四十里，如果只走了二十里，所有人口粮减半，以此类推。这一招还挺管用，速度快多了。

就在粮食只剩下三天的时候，楚军走出了山林，来到了一个四面环山的坝子。符趋说，这里叫大草坝，属于滇国的地盘。滇族人在此耕种，物产丰富。看来可以在此好好休整休整了。

前锋来报，一队土著滇人骑兵出现，阻挡楚军前进，请求发起进攻。庄蹻令暂停前进，不许擅自动武。他仍打算采取降服且兰、夜郎的方式，争取不战而胜。

符趋自告奋勇，愿去劝说滇人归顺。他与这里的滇人很熟。傍晚，符趋醉醺醺地回来了，他告之，这里的滇人说了，他们愿与楚军通好，但事关重大，须报告滇族大酋长。而大酋长在六百里外的滇池大本营，往返最快也得十天。

“不行，我军的粮食只能维持三天，不可能等待这么长时间。”

符趋说 he 可以去跟滇人要粮。

庄蹻说：“不能让滇人知道我们缺粮，他们要是把粮食烧了，我们两万人就要饿毙。”

符趋叫道：“别把他们想得太坏，我跟他们是朋友，我知道他们很诚实，他们不会起坏心眼。”

庄蹻不以为然，说：“我见过的多了，我不会轻信对手。”他下令，明日一早，向滇人发起进攻，夺取粮食。

符趋愤怒地喊着：“背信弃义！背信弃义！”

庄蹻从没见过符趋发这么大火，他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小小向导的反对而改变决定。

次日清晨天刚亮，一阵奇怪的声音把庄蹻惊醒，是一种有节奏的敲击声，似鼓非鼓，让人有点不寒而栗。庄蹻让卫士去把符趋叫来询问，可却怎么也找不到。这时，哨兵侦察来报告，滇人聚集在一起，敲击一种奇怪的一抱粗的木桩，跳着舞，像是在搞一种祭祀仪式。他想起来，符趋曾讲过，土著人在战争前，要举行祭铜鼓的仪式。难道说，滇人已经知道楚军要开战？

天大亮，楚军饱餐一顿后，战斗开始了。楚军骑兵发起冲击，滇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。战斗并没有想的那么轻松。这是一支很奇特的军队。所有人都光着脚不穿鞋，头发扎椎髻在脑后，着装不尽统一。他们使用的武器有弓箭、长矛、长刀和匕首。士兵的装备很简陋。除了首领外，其余人没有甲冑和头盔。矮小的战马动作敏捷，马背上有鞍垫，另有一根绳索，两末端有一个扣，骑士的大脚趾套踩其上，起稳定作用。在楚人看来脚会很不舒服，然而他们却身手矫健，飞驰自如，甚至可以蹬着绳扣立起身来。步兵多一手持盾一手持刀，搏杀勇猛，一个劲地往前冲，庄蹻看到有个步兵一只臂被砍断了还在喊着冲，直到战死。他们的抵抗使楚军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然而，他们打仗只用蛮力，不用技法，动作简单，且不会协同配合。最终被楚军击败。歼敌一千余，俘虏二百余，而楚军也付出了伤亡二百多人的代价。

楚军找到了滇人的粮仓，收获颇丰，足以支撑一个多月。

庄蹻亲自提审俘虏，可他们却说着一种古怪的语言，完全无法沟通。庄蹻让人去找符趋，只有他能听懂滇人的话。找了半天找不到，庄蹻意识到他可能是跑了。这非常糟糕，如果没有他，楚军将成为聋子、哑巴。估计他走不远，庄蹻立即派出骑兵分几个方向去找。

好在半夜抓回来了。他朝夜郎国方向跑，夜里在山上生火取暖时被发现。庄蹻为他松了绑，问他为什么要走？他不理睬。庄蹻说：“今天的事我也是迫不得已，两万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我能不急吗？要不是为了粮食，我何苦打这一仗，损失了两百多人。”

“你要打是你的事，我不会帮你去杀我的朋友。当初你说是要去打秦国我才答应帮你的。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，我不会再帮你，你杀了我吧。”符趋面带怒色，以一种顶撞的语气说。以前他总是一副憨厚笑眯眯的样子。庄蹻有些懊悔，这是自己草率带来的麻烦。

“你知道，我离不开你，”庄蹻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谈谈，“这次，我没有尊重

你的意见，作了草率的决定。也许，粮食问题还会有别的办法解决，得慎用武力。我现在真的有点后悔，我不愿失去朋友。我向你保证，今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”

“不可能的，已经不可以挽回。”符趋说。

“怎么，你不能原谅我吗？”

“不是我不原谅，是滇人不会原谅，一旦认定谁是敌人，他们就要血战到底，不会改变。”

“我不再强迫你做什么，”庄躄说，“如果你不愿再当向导，那你可以为我们当译官，帮助我们与滇人沟通。如果语言不通，仇恨只会结得更深。”

他沉默不语。

“你教我滇人的话总可以吧？”

这时，部下来报，抓到一些滇国的妇女老幼，问怎么处置。庄躄灵机一动，说：“怎么处置听符趋先生的命令。”部下茫然地望着他，而符趋却有点不好意思。这是庄躄第一次称他先生，以前都叫他“符大哥”。

“我怎么能下令？”他说。

“这样吧，把他们全部释放，并且要给他们留足口粮。另外，再重申一遍我的命令，有侵扰妇女者，立斩无赦。”庄躄又对符趋说，“符先生，这样妥当吗？”他避开庄躄的目光，略略点了一下头。此后，庄躄待符趋更敬重有加。

休整了两日，楚军启程，向滇国腹地进发。符趋说，六百里外，有一个更大的坝子，中有湖泊，名曰滇池，那里就是滇族的大本营。

途中，庄躄花很多时间与符趋和俘虏待在一起，学他们的话，了解滇人的风俗。了解得越多，越觉得滇族神秘，渐渐地他对滇人有了一种莫名的好感。

然而，滇人迎接楚军的是弓箭和飞矛。他们常在一些山隘路口向楚军发动袭击，打了就跑，每天总有两三次，防不胜防，让楚军吃尽了苦头。当楚军走完山路，进入滇池坝子时，已伤亡了三百多人。更为糟糕的是，袭击使楚军将士对滇人恨得咬牙切齿，还发生过杀俘虏泄愤的事。仇恨在蔓延，复仇呼声日益高涨。

有几次，当众将士在怒骂滇人时，庄躄与符趋的目光碰在一起，相对无言，但彼此似乎都很了解。符趋的眼中似乎说：“看吧，这就是你开战的后果。慢慢品尝吧。”庄躄的眼中似乎说：“我真的不希望这样，可我很无奈……”

到了地势开阔的坝子，就成了楚军的天下。可滇人不明白这一点，他们集结队伍，主动与楚军决战。开始庄躄没有应战，只是坚守营寨。滇人以为楚军畏惧，便频繁挑衅和进攻。部下义愤填膺，纷纷请战。庄躄迟迟不下命令。将领们不明白大将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庄躄把目光投向符趋。他表情凝重，一言

不发。

“让我再去和滇族谈一谈吧。”符趋道。

“不，你现在去很危险。”庄蹻说。

庄蹻终于发出了迎战的命令，楚军发起集团冲击，滇人无法抵挡，七战皆捷。除了最后一战有些意外，前六战皆无悬念。第七战时，正当楚军与滇人酣战之际，突然从右翼侧后，杀出一拨人马，他们的装束与滇人完全不一样，最明显的是头发，不是滇人椎髻式样，而是编成两条辫子。危急时刻，庄蹻立即率领预备营冲上去，一番血战，击退了敌军。

战后庄蹻从俘虏那里得知，这些人不是滇族人，是另一个民族，叫昆弥族。俘虏告诉庄蹻，滇池周围有很多不同族群的部落，昆弥族是仅次于滇族的一个大族群，显然，他们与滇人结成了对抗楚军的同盟。

几次大战下来，滇国军队已损失大半，无力与楚军再战。庄蹻放了一名俘虏，让他带话给滇族大酋长，发出最后通牒，限三日内投降，若此，可以让大酋长继续当滇族首领，否则，将悉数剿灭。

滇族大酋长回话，若能保证滇族军民安全，愿意投降。

随后，楚军兵锋指向昆弥族，几次打击后，昆弥族也投降了。其他小部落纷纷派出使者，向楚军表示臣服。

至此，滇池一带已全部平定。自出黔中郡以来，连克且兰、夜郎、滇国、昆弥等国。战事进展顺利，究其原因，是土著民与楚军力量过于悬殊。楚国在中原，几百年来一直在与强大敌国交战，自然历练出勇猛强军；滇国、夜郎、且兰均为小国寡民，与世隔绝，相安一隅，当然不会有善战之师。就兵器来说，滇族兵器虽然也是青铜铸造，但过于粗糙，强度很差，与楚军兵器交战撞击时，时常断裂。再加之他们质朴老实，不考虑战法计谋，一味硬拼，就只有吃亏的份。楚军与滇军作战，就像砍瓜切菜般容易，总计也只伤亡了八百多人。

付出这么小的代价，就征服了几千里土地，实在是很划算的事。在中原，一仗打下来，不论输赢，伤亡数千上万人是常事。即便赢，也不过一城一地，且朝不保夕。

随之而来，庄蹻的计划也有了改变。本来，西征计划是要战略迂回，进占巴蜀，再伺机发动进攻。可从蜀地来的马帮告诉庄蹻，秦军已于不久前占领了巴蜀。

庄蹻只得放弃原先计划，“尽管这样，楚军征伐且兰、夜郎、滇国，获得了几千里广袤土地，不也一样值得么。”庄蹻这样想着，“如果我们从楚国迁徙来大批移民，几代人之后，这里就会成为楚国稳固的疆域。待我们积蓄了力量，再从